

“所以呢？你觉得怎么样？”惠特的目光横越沾满墨渍的橡木桌，遥遥落在另一头的查理·哈德利身上，后者正瘫坐在嘎吱作响的皮椅上，一叠印刷不清的文件掩住了他标志性的紧锁眉头。单只是阴沉的表情还无妨，让惠特惴惴不安的是房里蔓延的沉默。往常这里一向人声嘈杂，时不时充斥哈德利的咆哮。“没看过这么好的报导吧？够拿一座普利策奖note了？”

哈德利将文件放回桌上，看向惠特。那目光挟带的一丁点儿揶揄和几不可见的同情让惠特的心直直落到比上次被哈德利退稿时——不就是两周前？——更深的地方。如果哈德利收下报导，至少代表哈德利还对他抱有一丝希望，还相信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就能让他昔日麾下最好的一名记者重振旗鼓。

“我觉得怎么样？”哈德利从成堆的骆驼香烟里抽出一包，哈德利妻儿的微笑照片旁是它的固定岗位，“我觉得格拉斯比夫人的小鹦鹉肯定爱死了。”

“那么我就会因为写出最受欢迎的鸟笼垫纸而得到普利策奖了。”惠特格外渴望地看着那包香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口袋正好没烟了。不过空腹抽烟可不好受。“你会采用这篇报导吗？”

“你说我该采用吗？”

“我在这方面的嗅觉还是挺灵敏的，只是最近——不巧正是过敏季节。”

“我想也是，”哈德利将烟点着，“你何不善用你灵敏的鼻子，去上城嗅一嗅‘多灵顿的狂欢’还有没有什么好料？”

惠特摇头，他可还没完全抛下自尊。“我不写这种骗人眼泪的自杀故事，留给那些还着迷于死亡的飘渺恐惧的年轻人吧。”

哈德利嗤笑，把一口烟喷进办公室污浊的空气中。“你才几岁——二十八？”

那一口烟飘过惠特身边时他几乎想猛吸一口，但他忍住了。“二十九。”

“我认为你还能再写几年。”哈德利说。

在四年前世界还没坠入深渊时，他或许会同意这一点。惠特稍微坐直了，终于将死尸般沉甸甸挂在他肩上的问题抛出去：“借我一点儿让我撑过这周？”

哈德利扬起眉毛，把额前凌乱的灰发向后扒梳。“上次借你的五块钱这么快就用完了？”

“是啊，我买了艘快艇。”惠特反唇相讥。“你以为五块钱能干什么？”

“你跑去德莫尼克note吃饭了？”

“你上次在德莫尼克吃到火腿三明治和汽水是什么时候？”

“好啦，你就拿去吧。”哈德利从口袋抽出一元钞票。惠特松了口气，他恨透了会计处那个势利眼的事务员。

“谢了，查理。”

“随便吧。别全花光了，留一点儿到好日子用，知道吗？”

“好日子，”他轻笑了一声，“你没听说吗？好日子早到头了。没啦，认真享受坏日子吧。”惠特云淡风轻的语气装得不怎么高明，他在羞耻感来袭前起身，走向门口。

“别忘了多灵顿的报导，”哈德利喊住他，“抓住大众关切才卖得出报纸，知道吗？”

大众关切。惠特在空无一人的长廊里对自己做了个鬼脸，朝电梯走去。近来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对大众的关切。今早他在等候领取施舍食物的人龙中看到的传道士更让他坚信自己对人类的认知；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能被泾渭分明地划分为两派。其中一群人像鬣狗，他们不讲道义，只在乎头一个抢到鲜肉；另一群人则像羔羊，不知道即将被人拆吃入腹，还自己傻乎乎送上门。只要口头对他们保证明天会更好，他们就深信不疑。可不是吗？明天的确会更好。

对鬣狗而言。

这是神的惩罚。传教士端着庄严的嘴脸指责人群，仿佛他虽身为人类一员，却获得了赦免。惠特看着这列困倦绝望的脸，想知道他们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他们之中有谁犯下了滔天大罪吗？没人将传教士的话听进去，惠特稍微松了口气。

他们囿于饥饿和忧虑，已经几个月——或许几年没睡好觉了。分会儿心是好事，至少能抵挡另外那些该死的烦恼，尽管只有一会儿。这个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将它凑回一块儿，就算是罗斯福note也办不到。

惠特将起皱的纸币压平，叠好，谨慎地把它塞进背心口袋。他还得省下一部份来张罗晚上的栖身之处。如果有的选，他可不想再睡门廊了。他顶着刺骨寒风朝里温顿走去，暗暗祈祷等待救济的队伍已经变短。但等他走到街角，他的希望很快就湮灭了；队伍早已长得看不到尽头。就连暗下来的天色也没能让人群散去。事实上，这些人根本无暇注意天气，咕噜作响的胃驱使他们只能拖着脚步加入队伍。第一滴雨落下时，他们还是顽强地站在雨中。

惠特无法加入排队的人群。虽然今夜寒冷难捱，但要是他分明能用口袋里的一块钱饱餐一顿，却还排在其他人之前接受救济，他就真成了混账了。拥有一块钱就能让他感觉自己享有特权，也真够可笑的。不过是盲人之国里的独眼人。他沿着水沟走，将人行道让给等待的队伍。擦肩而过之际他试着和那些人对上眼，如果能和他们交换一个会意的点头或哀伤的微笑，他多少就不那么觉得自己像花园大道那些衣冠楚楚、戴着高礼帽去赴宴的人，晚餐桌上还摆着肉馅糕、通心粉和干酪。

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牢牢锁在前方的施赈所入口。那些并非独行的人则和同伴挤在一起，每隔几步就殷殷确认着队伍前进的速度，好像这不是闭着眼也能知道的事。惠特继续前行，过了一区再一区，突然间和一个独自在队伍中的男人四目相接。男人肩膀拱起，脸色在昏暗街灯的照耀下白得惨

淡，哭肿的双眼和湿透的脸庞让惠特动弹不得。他还以为自己对他人的眼泪早已无动于衷。

“嘿。”他压低声音，试着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一脚踏上人行道，更接近那个男人一步。“这儿的食物跟馊了没两样，”他试着笑了下，希望能表现得更真诚，“跟我来，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那男人只是望着他，似乎不确定该怎么理解他话中的含意。男人身后的女人倒理解了十足十。“队伍尾端在那头，”她语气里的怒意引来了周围的注意力。她粗鲁地拍了哭泣男人的肩膀，“你不能让他插队。”

“这样不公平。”她身后的老先生也表示同意。

“我没想插队。”惠特讶异地说。

那名哭泣的男人将嘴唇绷成厌恶的弧度。“你是想害我丢了我的位子吗？”

“别烦他了。”那个女人说。

“自私鬼。”那名老先生则低声骂他。

惠特的胃揪紧了，并不全是出于饥饿。自私鬼，说得好，毕竟他的口袋里有一块钱，却没有慷慨分享。“好好享用你的汤吧。”

他本应在餐车解决一顿，但施赈所对街的小餐馆还在营业，

所以他当着那个哭泣男人和他的护卫者的面，走进了那里。他没回头看那些人注意到了没。他不想再费心了。他不在意了。

餐馆里充盈着一股洋葱和大蒜的气味，显然他们煮老肉的时候加了不少料。惠特看了一眼那些皮包骨的炖牛肉和炖鸡，决定还是不要冒险尝试，免得在“游民之家”抱着马桶吐一整夜。他点了碗面条和一些面包，端到他所能找到最偏僻的角落桌上。大众关切。光是这间餐馆就有足够填满一打报纸版面的大众关切——但人们很快就会厌倦这些千篇一律的内容。手头拮据的夫妻，经济困难的家庭，所有人都在底线挣扎。

他伴着不新鲜的面包，像吃药一样囫圇吞下无味的面条。他边吃边看见一名压低了帽沿的中年男子游走在客人刚离开的餐桌边，不时停下将面包屑扫进嘴里，或将鸡骨头啃干净。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惠特出神地想，人们不能像熊一样填饱肚子睡过冬天。不过冬天不会放过任何人。冬天已深深扎根。

他离开餐馆时外头已下起大雨。那群可悲的人还聚集在人行道上，无疑正在接受上帝的审判。雨水将世界仅存的色彩洗得一干二净，惠特通过一个比一个灰暗的街区朝旅馆赶去——这个称呼还是恭维了。他或许不是出身范德比note或洛克斐勒note那种富豪之家，但他也知道一间旅馆该是什么样的；在一个空荡、潮湿、阴暗的空间塞满铁床，再铺上干扁脏污的床垫可算不上旅馆。但身旁这些肮脏湿透的人，他们看起来和周围的环境一样悲惨，也不怎么算得上客人。

或许除了一人之外。

惠特看过不少昂贵的皮鞋出现在游民之家的破旧地毯上，它们的主人多半为了谋职徒步数哩，将它们走脱了型。但他隔壁铺位上那双淋湿的鞋则不然，它们近乎全新，还刚上过油。那件有着闪亮暗棕色纽扣的大衣也是新的，那套棕色亮面斜纹西装更是滑顺，惠特已经好几年没在街上看过这么干净平整的东西了。他起先想，这人说不定是个法外之徒，但那双眼睛里自省的沉默，加上对方随意躺在床上、戴着帽子靠在床头的姿态推翻了他的第一印象。对方心不在焉，似乎没注意到惠特的视线，惠特趁机欣赏了一番。他的五官有棱有角，但并不刺眼，惠特猜测那一头棕发平时应会被主人梳理得井然有序，现在则成了散在额前的一片发流。在压扁的帽子和新鞋之间，他瘦长的身形或许称不上强壮，但足以在夜里让女人取暖——或者男人也不无可能。

多半是女人。惠特躺回去，后悔没和查理讨一包骆驼香烟。他朝他的铺友投去一眼，问：“有烟吗？”

那人先是费力地将视线移到他身上，接着才挤出一个带着歉意的微笑。“我不抽烟。”

“真的？那你还能怎么打发时间？”

没想到这句话让对方脸上微弱的笑意瞬间消失了，在微光下，那双眼睛映出一种深层的蓝色，但里头的焦点很快又飘向远方。“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那你呢？”他看着惠特，“除了抽烟之外？”

惠特想了想。“喝酒，睡觉，有时候能吃点儿东西，”极少的时候，“要是你有时间，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现在有大把时间了。”

“刚丢了工作？”

“可以这么说。”那双蓝眼睛再度移开了视线，无精打采地观察一个个在沉默中找到自己床位的新来客，他们几乎一沾到床就立刻睡着了。“有人在哭。”他低语。

他说的是和他们相隔好几个铺位的人。惠特也听到了，他耸肩道：“不失为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他往下滑，让枕头掩盖他的听觉。“你喝酒吗？”他怀着微弱的期待开口问。

“三不五时吧。”

“你该不会手边正好——”惠特瞄到那人的外套口袋露出半截瓶口。人们总是用上好的威士忌来庆祝自己丢了工作，相信这点准不会错。“谢了。”酒瓶近乎全满，惠特便不客气地灌了一大口才还给对方。那双蓝眼睛里出现一丝微弱的兴味，意外让他开心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对方没说下去。

无所谓。“我叫惠特。”

对方眼里的兴味转为好奇。“惠特摩尔？”

惠特回敬以平板的笑容。“只是惠特。”

彼得点头，半是招呼半是理解。“你失业很久了吗？”

惠特向后躺。“可以这么说。”

“你经常来这里吗？我昨天没看见你。”

“只要是个房间，我哪儿都能睡。”困意袭来，惠特在闭上眼睛和刨根究底之间举棋不定。“你被房东赶出来了？”

“我——”彼得犹豫了一会儿，接着低声说，“还没。”

“只是想先习惯没地方睡的日子？”

“早打算早好。”

惠特嗤了一声，终究忍不住笑出来。他很高兴这次自己的笑声里没有以往如影随形的讥嘲。“要不是你穿着晚宴装，我就相信你了。”

“这算吗？”彼得的语气里没有反讽，只有纯粹的惊讶，他似乎真没注意到自己穿了什么。“我知道这不像失业的人会穿的衣服——”

“不用担心，再过几周它就像了。但我得说，我很意外你穿着这身他们居然会放你进门，想在包厘街生活还是有一套标准的。”

“我注意到了。”彼得语调讥讽，但他的绝望还太新鲜，没法掩藏，让话里的尖刻打了折扣。“门口的人就是个懒鬼，他根本没看我一眼，也不在意任何走进来的人。”这时两个男人摇摇晃晃地经过，他们搀扶着彼此，接着倒在同一张铺位上。他们嗤笑着打闹，开始试图将对方推下床垫。惠特猜想他们会先醉得昏睡过去，还是让整室的人夜不能眠。他考虑怂恿彼得给那两人喝上一两口，但他不愿浪费这么好的威士忌。

彼得似乎也在想同一件事，但他打量了一会儿后突然转身朝向惠特，扬起眉毛，低声说：“我想他们忘乎所以了。”

惠特撑起手肘瞧向彼得身后的铺位。那两个男人现在不把对方推下床了，开始另一种角力。两人之中较为高大的那一个将另一人压在床上，亲他——让公共空间见鬼去吧。他们滚到一起时，瘦小男人的西装敞开来，他的胸脯弹出，而那显然是属于女性的一部分。惠特原先还在感同身受那股愉悦，这时短暂的刺激都转为可悲的恼怒。“看在老天的份上。”他倒回枕头，闭上眼。总有人会来把她踢出去，只是来得不够快……

听到一声轻笑，他睁开眼，以为彼得看到了什么好戏；但彼得只是瞧着他笑，似乎和他有一样的感想。尽管对包厘街一知半解，彼得似乎对正在上演的场景并不意外，就连以为那两人同是男子时他也没吃惊。他拿出威士忌递给惠特。“女士们通常会去哪里过夜？”

“天知道。”惠特接过瓶子。“只要你想，在这里找个伴还不简单，简直轻而易举。”他将视线转回那对情侣身上，那男

人已开始醉醺醺地胡乱往女人身上顶，口水淌了她一肩，他赞叹地看了一分钟。“你的房子——”他转身朝向彼得，“还能住到这个月底是吗？”

彼得的脸上出现一丝不自在。“我不确定。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不认为你到这个鬼地方只是为了习惯习惯。”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